

黃皮叢書

閒情

四·之書叢皮黃

情 閒

著士女心冰

行發局書新北

1935

書叢皮寶

情 閒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排
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版

實價三角

著 者 冰 心 女 士

發行人 李 志 雲

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

印刷者 美 華 書 館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次

上卷

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	一
『無限之生』的界限	三
畫——詩	一二
問答詞	一七
閒情	二二
好夢	二七

我的文學生活……………三三

下卷

不忘……………六三

玫瑰的蔭下……………六六

不忍……………六八

使命……………七二

惆悵……………七四

倦旅……………七八

相思……………八二

我愛歸來罷我愛……………八四

我再也
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……九一

我勸你……九六

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

太戈爾——美麗莊嚴的太戈爾——當我越過「無限之生」的一條界線——生——的時候，你也已經越過了這條界線，爲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。

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——

在去年秋風蕭瑟，月明星稀的一個晚上；一本書無意中將你介紹給我，我讀完了你的傳畧和詩文——心中不作別想，只深深

——~~深深~~得感激——凄美。

你的極端信仰——你的「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」的信仰，你的存蓄「天然的美感」，發揮「天然的美感」的詩詞；都滲入我的腦海中，和我原來的「不能言說」的思想，一縷縷的合成琴絃奏出縹渺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。

太戈爾！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，救治我天賦的悲感；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，慰藉我心靈的寂寞。

這時我把筆深宵追寫了這篇讚歎感謝的文字，只不過傾吐我的心思，何嘗求你知道！

然而我們既在『梵』中合一了，我也寫了，你也看見了。

八，○夜，一九二〇。

「無限之生」的界線

我獨坐在樓廊上，凝望着窗內的屋子。淺綠色的牆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幾張椅子和書桌；空沉沉的，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，只覺得淒黯無色。

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。課餘之暇，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個人了。

她去的那個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見她病的，我看見她的軀

殼埋在黃土裏的，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度！

屋子依舊是空沉的，空氣依舊是煩悶的，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悚懼；似乎神經麻木了，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個破壞者，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！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；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，限制他們？無論是帝王，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見你，便立刻撒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。無論是驚才，絕艷，豐功，偉業，與你接觸之後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！

我想到這裏，只覺得失望，灰心，到了極處！——這樣的人

生有什麼趣味？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，又有什麼用處？又有什麼結果？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，不但我是虛空，萬物也是虛空。

漆黑的天空裏，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，不住的顫動着。樹葉、檉杙、機械的響着。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，撲到欄邊來。

我抬頭看着天空，數着星辰；竭力的想慰安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爲死者難過？何必因爲有『死』就難過？人生世上，勞碌辛苦的，想爲國家，爲社會，謀幸福；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。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蟥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。幾點的小雨，一陣的微風，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，打死，吹飛。他的工程，就算了結。我們人在這大地

上，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，何況在這萬星團簇，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，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！如此看來，……都不過是曇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隨着他們走去，就完了！何必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強定了神，往四圍一看：——我依舊坐在園邊，樓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極，低着頭只有歎息。

一陣衣裳繚絆的聲音，彷彿是從樹杪下來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聲音，連連喚道：『冰心，冰心！』我此時昏昏沉沉的，問道：『是誰？是宛因麼？』她說：『是的。』我竭力的抬起頭來，

藉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細一看，那白衣飄舉，蕩蕩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宛因麼！只是她全身上下，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，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，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：『宛因，你爲何又來了？你到底是要到那裏去了？』她微笑說：『我不過是越過「無限之生的界線」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你不是……』她搖頭說：『什麼叫做「死」？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，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，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，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。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，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，也是結合的。』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模模糊糊的，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

白。

這時，她朗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癡結。便問說：『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在你既死之後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』我這時真不明白了，過了一會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覺得心下光明朗澈，歡欣鼓舞的說：『有，有，無論是生前，是死後，我還是我，「生」和「死」不過都是「無限之生」的界綫」就是了。』

她微笑說：『你明白了，我再問你，什麼叫做「無限之生」？』我說：『「無限之生」就是天國，就是極樂世界。』她說：『這光明神聖的地方，是發現在你生前呢？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？』

我說：『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，這天國和極樂世界，就說是現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』

她說：『爲什麼現在世界上，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？』我彷彿應道：『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，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，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，不過現在……』她止住了我的話，又說：『這樣說來，天國和極樂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？』我點了一點頭。

她停了一會便說：『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我就是萬物，萬物就是太空；是不可分析，不容分析的。這樣——人和人中間的愛，人和萬物，和太空中間的愛，是曇花麼？是泡影麼？那些

英雄，帝王，殺伐爭競的事業，自然是虛空的了。我們要奔赴到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那個事業，難道也是虛空的麼？去建設「完全結合」的事業的人，難道從造物者看來，是如同小蟻微塵麼？『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，抬頭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舉起手來，輕裾飄揚，那微妙的日光，悠揚着看我，琅琅的說：『萬全的愛，無限的結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；無論什麼，都不能抑制摧殘他，你去罷，——你去奔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道路罷！』

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，似乎要乘風飛舉。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，說：『我往那裏去呢？那條路在那裏呢？』她指着天邊

說：『你迎着他走去罷，你看——光明來了！』

輕軟的衣裳，從我臉上拂過。慢慢的睜開眼，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靈光，一片的光明瑩潔，迎着我射來。我心中充滿了快樂，也微微的隨她說道：『光明來了！』

九，四，一九二〇。